

在“烧脑”又“烧钱”的赛道上闯出名堂

——探访山沟里的“科创名校”大竹县观音中学

在达州大竹县，有一所名叫观音中学的学校。它地理位置有点偏，是实实在在的农村高完中；但它这两年又很“火”，学校的师生带着自己“捣鼓”的作品，一路从县城冲进了全国赛场，甚至还收到了参加国际科技节的邀请。

这所学校凭什么在科创这条“烧脑”又“烧钱”的赛道上闯出名堂？记者带着好奇，走进这所山沟沟里的“科创名校”。

一个“偶然”带来的契机

观音中学搞科创，并非一开始就“高举高打”。2021年9月，学校成立科创中心的初衷很朴素：让学生课余时间做点有意思的事，给学生打开一扇看世界的窗户。

最初，学校里没几个人知道科创是啥，家长疑惑，学生茫然。转机出现在2022年。学校代表队带着5件看着有点“粗糙”的作品，参加了达州市第37届科创大赛。谁也没想到，学生作品《一个方便戴手套的装置》愣是拿了个特等奖，还捧回了“市长奖”。

这份殊荣的获得，让学校“炸开了锅”。“原来我们也能搞科创！”师生的热情被瞬间点燃，在科创上投入了更多时间和精力。2024年，学生作品《可视化声音探究仪》一路过关斩将，在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上摘得一等奖，还顺手拿了两个专项奖。这所农村中学的“土发明”，第一次站在全国的聚光灯下。

正是这两次“偶然”的成功，成了学校大力推广科创教育的契机和动力。学校党总支书记张冠

江说得坦诚又实在：“我们目的很简单，一是提升学校知名度，让更多人知道观音中学；二是让老师和学生们看到，咱们农村孩子，只要肯动脑，一样能行！”

从“玩泥巴”到“玩科学”

走进观音中学，记者发现，这里的科创并不是少数“尖子生”的专属。

学校的科创项目种类繁多，有正儿八经搞发明的（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），有拿着摄像机拍短片的（科学影像），有爱画画写故事的（科幻创作），这两年还有人玩起了无人机……

谭邦华老师是科创中心的核心人物之一。在他的办公桌上，堆满了学生稀奇古怪的创意草图。他告诉记者，学校通过科普墙、宣传橱窗、科普大篷车这种学生随时能接触的“三级联动”方式把气氛搞起来，激发学生的兴趣，然后由学校的科创团队去各班“淘宝”收集创意，带着班里学生一起做，最后核心团队再挑选有潜力的作品一起反复打磨。

“有时为了打磨一个作品，熬夜到两三点是家常便饭。记得打磨《可视化声音探究仪》那会儿，为了一个声音传导的细节，我和几个学生趴在桌上，用笔一遍遍地画原理图，演算公式。”谭老师回忆，创作时，有个学生刚开始思路“卡壳”，他就在纸上给学生“掰开揉碎”地讲。“讲着讲着，我看到学生的眼睛突然亮了，那个微微点头的瞬间，我就知道，那颗科学的种子，种进去了。”

这种“手把手”地教，让科学不再是书本上冷冰冰的公式。高一学生胡思荔对此深有感触：“以前觉得物理好难，加入科创小组后，



谭邦华指导学生科创制作。

跟着老师一起做实验、改装置，那些原理突然就‘活’了。去年我获得了‘市长奖’，去市里路演，讲我们的科创梦，感觉特别自豪。”

家长李大姐说起自家孩子的变化，笑得合不拢嘴：“我家孩子以前放假回来就知道抱着手机玩。自从跟着谭老师学习科创，回家就翻箱倒柜找瓶子罐子，说要做什么实验。虽然把家里搞得乱糟糟的，但看着他那股认真劲儿，我们心里真的很高兴！”

让“科创”生根发芽

农村中学搞科创，最难的是什么？师资和氛围。

观音中学的解法是：让老师先“走出去”。这两年，学校想方设法送老师去杭州、成都等地参加各种级别的科技教师培训，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。以谭邦华为例，他不仅成了中国青少年科技教育工作者协会会员，还拿到了机器人竞赛的执裁证书。

“要让学生会创新，老师首先

得是‘明白人’。”谭邦华说。如今，学校正在尝试把科创融入日常教学，比如在信息技术课、通用技术课上，让学生动手做，让创新思维渗透到每一个学科。

虽然还没有自己的特色课本，但在观音中学，科创已经成了一种校园文化。从校园影视到科幻画，从精品课到科学调查体验活动，奖状拿了一大摞。更重要的是，学生变得开始留意生活中的“不方便”，开始思考如何去改变，开始敢于做梦。

走在观音中学的校园里，书声琅琅。那间并不算宽敞的科创活动室里，灯光常亮到深夜。老师们常说：“我们相信，学生们的创造力，不该被现实条件定义。”

从一所默默无闻的农村中学，到登上国赛领奖台，观音中学用几年时间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特色路。这股从大山深处燃起的科创之火，正照亮着越来越多学生的梦想，用汗水去浇灌出科创之花。（图片由受访学校提供）

□记者 杨航

（上接01版）

两次线上会——当日的部署会和期末的分层教学总结会。“这是我们落实省厅网链共享计划的特色设计。”吴小平介绍，上学期已经在联盟内10余所学校尝试分层教学、考试、评价，“与以往笼统的评价相比，更细致深入的讨论让老师更有方向，学生收获也更明晰，做法获得了省教育厅的肯定。”

两次走远端——会议后，第一批主播教师将走进乡镇远端学校，现场解答困惑；5月再走一趟，回头看制度落地情况。

“下周就来？”屏幕那头有老

师里小声议论了一句。

“对，下周就来。”吴小平听到了，笑着说，“我们先去‘摸需求’，你们有什么困惑，咱们当面聊。”

“远端学校最怕什么？怕资源下去了没人管，怕设备配好了没人教，怕自己跟不上了没人问。”有老师说，达一中的这份“施工图”，像一颗定心丸。“有人下来看，有人来问，有人来管，这比任何文件都管用。”

拧成一股绳

“‘网链共享计划’是一座云

上桥梁，一头连着我们的责任，另一头连着山区孩子的未来。从今天起，咱们不只是‘结对子’，更要‘拧成绳’；不只是传屏幕，更要传薪火。”会议最后，杨杰的话掷地有声，“学校将在职称评定、绩效计算上严格落实倾斜系数，让担当者荣光，让实干者实惠。”

安排紧凑充实的线上会议结束了，会议室的灯光渐渐熄灭，屏幕一块块暗下去。但全省各地，雅安、巴中、广安、万源、达川等学校的会议室里，人还没散。

万源四中的几个年轻老师围住刘富国，问他下周达一中的老师来了，能不能安排去听他们的课；达川四中的教务主任在走廊里打电话，商量怎么调整课表，让更多老师能参加4月的赛课。

吴小平回到办公室，打开台灯，翻开日历，开始计划下周“走远端”的路线——要先去哪儿，后去哪儿，在哪个学校需要多待半天。

达一中正在做的事，也是达州教育正在做的事。

□记者 文莉萍